我的黄河故事

黄河故道情

□杨林防

有一个传说，我的儿时，常常听奶奶讲：“小孩儿不能在夜晚大声哭闹，要不然，让黄河听到了，她就回来了，家就被淹没了。”不仅奶奶这样讲，村里的老人都这样哄劝哭闹的孩子。

还别说，孩子们听了，往往会由大哭到抽泣，再抹一把鼻涕，便偃旗息鼓了。

我的家乡在豫北黄河故道。从儿时起，我的内心既害怕黄河，又向往黄河，期盼啥时候能一睹她的模样。

一

没见过黄河，并不影响我对黄河的感情。黄河故道的黄土地滋养我成长。

“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簸自天涯。”黄河带来了黄土高原的黄土，原本坚硬的黄土在几千里的河水中翻滚揉碎，来到中原，早就磨成了细沙细泥。

黄河故道的黄泥沙被人们改造成了肥沃的黄土地。村里的种田好把式，抓一把黄土，嗅一下泥土味，脸上写满自豪：“咱这黄土啊，种啥长啥。”

初夏，风吹麦浪涌，冬小麦由青穗到颗粒饱满，为黄土地披上了金色盛装。深秋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里，粗壮的玉米棒子吐出成熟胡须，金色的谷穗躬身向大地行礼……

就连那一树树红枣，也抵不住黄土地的诱惑，“砰砰！”落地，像是对黄土地“磕头”致谢。

我嚼一口鲜枣，清脆酸甜。我知道，这是黄土滋养的味道，这是黄河故道的味道，也是黄河的味道。

有这样深情的味道陪伴，我慢慢长大。

二

“瞧，这就是黄河。”

“河面真宽啊！”

我坐着火车去南方上大学，列车行驶在黄河大桥上，耳边传来乘客第一次见到黄河的兴奋与赞叹。我也一样，贴着车窗举目远望，再站起来看向另一侧车窗，忽然，有一种眼睛不够用的感觉。还没看够，奔驰的列车已通过母亲河。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！”我看到了从小向往的黄河，像一个游子见到亲人那样心潮澎湃。

从此，我的脑海里有了黄河的模样。

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我时常在梦中与奔腾的黄河相见。

从外出求学到参加工作，我每次路过黄河，不管是乘火车，还是坐汽车，都要左右观望，情不自禁多看几眼。

我的内心一直保持这样的本能反应，我知道这就是深深的黄河情结。

“快看，中国发现了庞贝古城，在你们河南。”

“这个地方是黄河故道，太神奇了！”

我接过同学手中的报纸，边看边与他搭话。

那是2003年的一个夏日，我正在外地出差，顺道拜访一位同学，一进他的办公室，就得到了这一惊人的消息。

那一年，在内黄县“引黄入内”工程施工现场，从5米多深的淤沙中，发现一座基本完整的聚落民居遗址。考古专家判断，这是一处西汉晚期的聚落遗址。

一处处庭院、一垄垄农田，全景展现了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村图景，考古专家称之为“中国的庞贝古城”。

我回到家乡，站在三杨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眼前的一切，犹如开启了一条通向汉代的“时光隧道”，让当代人目睹了汉代人那一幕幕凝固下来的生活场景，也让人们想象着那时的农耕文明。

黄河带来了黄土，黄土孕育文明又埋藏文明。

三

黄河的脾性格外暴躁，“几”字形河道的最后一折，历史上曾倔强地摇摆，任性决口与改道，让下游百姓不堪其苦。

地处豫北的黄河故道，风起沙扬，千百年来勤劳的人们与风沙抗争，在沙土地上种植了根系发达的红枣树，沙土地变成枣树林，红枣树成了黄河故道的“亲情树”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沙区人民与八路军战士一道依托千年枣树林与沙土岗，用游击战痛击了日本鬼子。沙土地写满红色革命故事，黄河故道变成了红色沙区。

沙区人民传承红色沙区革命斗争精神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一路拼搏奋斗，进入新时代，打赢了脱贫攻坚战，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。

“黄河水来了。”

“这往后，咱们种田更有保障了。”

家乡人民看着“引黄入内”工程引来的黄河水，相互交谈着、感叹着，内心畅想着乡村振兴的美丽景象。

黄河水回到黄河故道，也算是回到家了，不会有“水土不服”，补充了地下水源，灌溉了万顷农田，让沙土地变成了优质小麦基地、玉米基地、果蔬基地。

黄河故道成了生态粮仓。

秋高气爽，我走在家乡希望的田野上，心中涌起满满的乡愁，我爱这片深情的土地。

这深情是黄河故道情，也是黄河情。

黄河岸边麦秆画——锦上添花 常爱英 作

黄河水滋润田地

□申德明

我是一个离开河南老家近半个世纪，早已年过花甲的游子，在外常自诩是在黄河边上长大的人。其实，我的老家在滑县，离黄河最近的地方还有200多里呢！不过，老家虽然说没有紧挨黄河，却与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千百年来，黄河就像一条巨蟒，千里迢迢来到河南地界上以后，便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可劲撒起欢儿来，一会儿北一会儿南，就地打滚，行踪不定。老家滑县就处在黄河曾经撒过欢儿的故道上，至今还有不少黄河留下的印记。这些印记除了漫漫黄沙地和大小不等的沙丘，就是一个个和黄河有关的村（镇）名字，如半坡店、刘堤、临河、堤上、道口等。

黄河虽然被我们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可是，因为它从前在河南决口最多、改道最勤、危害最大，所以，多少年来老家的父老乡亲都谈河色变，做梦都想治理黄河。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发出了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的伟大号召，治理黄河才变成了河南人民的实际行动。

记得在50多年前，那时候我还在老家上初中，有一天村里接到上级通知，要求派出若干劳动力去参加加固黄河大堤的大会战。乡亲们闻讯后可高兴了，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参战，最后，村里挑出来几个青壮年，带着工具，拉着架子车，上了黄河大堤。那时候，我很羡慕那些参加大会战的男子汉们，心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上黄河大堤一显身手啊？

我依稀记得，像这样的大会战曾经有过好多次。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黄河的事情的高度重视，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不断地对黄河大堤进行加高、加厚和修复，才彻底改变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脾气，从此后再没有任性地撒欢儿。不仅如此，还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黄河百害而无一利的局面，让黄河造福于人类，趋利避害，化害为利。

这不，就连离黄河200里开外的我的老家滑县，灌溉农田也早就用上了黄河水。在我的老家，乡亲们种庄稼从前基本靠天，后来主要靠井，再后来便靠黄河了。纵横交错的大河小沟，把黄河水直接引到了一块块庄稼地，滋润了千家万户的责任田。我发现，从前父老乡亲提起黄河就愁眉苦脸，如今看见黄河水就喜笑颜开。

乡亲们喜欢黄河水，不仅是因为用黄河水灌溉耕地比用机井方便，更重要的是黄河水能滋养土地，长期使用能够让耕地越来越肥沃，庄稼长势越来越好。所以，这些年每当耕地需要灌溉的时候，乡亲们对黄河水都翘首以待。如果能及时奔流而来，乡亲们则奔走相告，不失时机引水入田，倘若是姗姗来迟，乡亲们就会坐卧不安，翘首以待。

奔流的黄河水滔滔不绝，一次又一次地滋润了老家的田地。老家这方田地似有灵性，饮水思源，回报以连年的粮食大丰收。

金堤上的老屋

□梁星毯

每次返乡，我总要多绕几里路从金堤上的一座老屋面前经过，也总要有意地仔细看老屋两眼——那熟悉的不足六尺高的土墙和排着红瓦的屋顶。老屋稳稳地站在金堤顶的北沿，面前有一条金堤小路——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。金堤是豫北黄河的第二道堤防，从比金堤更高的建筑物上看，小路就像一条游动的银蛇，而老屋俨然一个驯蛇人。

我踩上老屋面前的小路总感到比走别处的路面舒坦，虽然它没有柏油路那样平滑，也没有大路那样宽阔。夏天，上苍降水而小路却能畅行无阻，根本不用担心泥泞、坑洼，路面被修整得像一头老牛的背脊，而拱起的弧度实际又比牛脊平缓得多，因此落雨能很快汇流而去，加上路基殷实，又不致成沟壑；冬季，瑞雪初歇，在小路上徒步也不会有半片“祥瑞”附着鞋底，它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宛若天公没有在这条小路上撒下银白似的。更不用说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和天高气爽的金秋了。让没有走过这条小路的人看到它时，就像久熬不睡的旅人突然看到华丽的席梦思床那样欣慰、狂喜。当踏上它时，就像步入王宫的地毯，又似乎是迈进足球场的绿茵。光着脚丫在上面漫步，如临海边沙滩，如登高原大漠，根本感觉不到它还有坚硬的质地。

草木枯荣，花开花落。老屋面前的小路依然像以前一样静躺于金堤之上。每次返乡，我也一直享受这令人心醉的小路之行。风吹雨打，雪降霜临，老屋依然站在金堤顶北沿，平稳地站着，注视着过往行人的笑靥……

屋主是两位鬓发如银的老年夫妇，自从退休后，小路上不知留下了他们多少脚印，淌下他们多少汗水。据附近村里人讲，他们已经在老屋居住了20年，为人民义务铺路、护路服务了20年！

走进老屋，赫然跃入眼帘的是一副楷书而成的“老牛原知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奋蹄”的对联，对联下面靠墙搁置了一张桌子，上面摆着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泽东、习近平的著作。

夕阳下，我重踏金堤小路，复见老屋，更看到两位屋主默默无闻为人民服务的金子般的心！

黄河岸边麦秆画——喜上眉梢 常爱英 作

黄河岸边麦秆画——弦上月 常爱英 作

黄河岸边的芦苇

□吴鸣

站在黄河岸边，眼前的主色调是黄色的，黄色的河水，黄色的河滩，还有，黄色的沟壑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天好像也永远是灰黄色的。在这种环境中站上一会儿，惆怅悲伤的情绪会渐渐涌上心头，生出一种落寞失意的感觉。阳光炙热的时候，河水奔涌出浪花，若黏稠的热汤一般，带着一身凝重向远处流去，人的心境也会随着河水，变得沉重而又悲怆。只有风和日丽时，望着欢快流淌的河水，心情会轻快地漾动，只觉得黄河好像换了一副模样，生动得让人感叹。正在寻思这种变化的原因，河那边大片的绿色便倏然扑入眼睑，那也是一条河，比河水的浑黄宽出好几倍的浓绿，在河风中翻滚起伏，与河水一起沿着河谷逶迤而下。也许黄色的河水在心中的位置太重要了，也许河水那黄色的波浪太引人注目了。在黄河岸边逡巡游走了十多年，我竟会忽略了这条绿色河流的存在，忽略了黄河的另一种风情。

那一定是芦苇，一种河边最常见的水生植物。

远望，无边无际的芦苇若毡般铺在宽阔的河滩上，绿茵茵，在岸边黄色的土崖与黄色的流水之间隔离出一道美丽的风景。连河流中本该属于河水的地方，只要露出一片沙洲，芦苇就会在那里茵出一片嫩绿，翠玉般为黄河在苍凉中增添出一点亮色。

坐上渡船，河水在船尾溅起浪花，渐渐靠近了，绿色越来越鲜亮，感觉却越来越异样，紫色的苇缨在河风中轻轻晃动，像在探寻着河水起落，为黄河在威猛彪悍中制造出几分神秘。几位过河的庄稼人下了船，默默望我一眼，背起随身的袋子，结伴沿一条窄窄的小路走去，一转眼便消失在芦苇丛中。

我也走进了芦苇深处。顿时，只觉得陷入一个迷阵中，四周静谧寂寥，密密挤挤的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似在倾诉着什么，我想起帕斯卡尔那句话，“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”。

远远的，一蓬巨大的干草在芦苇荡上空游动，像随风飘浮，又像在绿波间行船，无声地为萧瑟的芦苇荡划出一道梦幻般的韵律。一只白色大鸟嘎嘎叫着款款飞过，姿态优雅得像个从天而降的仙女，天籁般的声音为静谧的芦苇荡增添出另外一种神秘。一阵铃声由远而近，清脆悠扬，打破了四周的寂静。转过一道弯，芦苇丛中，一辆骡车摇摇摆摆赶过来。车上载的是晒干的芦苇，高出起伏的芦苇荡许多，伴着骡子项下的叮当作响的铃儿，黄色的干苇和坐在上面的女人晃晃悠悠地移动。沿小路急走几步，只见甬道般的芦苇丛中，男人扬起鞭，在下面跟着跑。女人垂腿端坐在上面，看见我们，浅浅一笑，又顶着一头白云，在芦苇上面飘，凌波仙子般飘然远去。

这是黄河岸边的芦苇荡里经常可以看见的一道风景。载回去的芦苇是用来编苇箔的。乡村人盖房子，先在房顶的木椽上铺好苇箔，抹上泥，然后才在上面盖瓦。苇箔是一种建筑材料，在庄稼人眼里这可能是芦苇最重要的用途。把芦苇剖开了还可以编席，作家孙犁曾在小说《芦花荡》里，用女人编席的细节描绘出一段情意绵绵的故事。

黄河滩上的芦苇永远割不尽。到了秋天，天蓝气爽，庄稼人钻进芦苇丛中，挥汗如雨，把芦苇沿地面齐齐割去，不几天，又会长出尖尖的，竹笋一样的嫩芽，在河滩湿气的滋润下，很快又长高。

只有河水才能让芦苇退避三舍，也只有芦苇才有能力与河水日复一日地对峙。河水骤涨，所到之处，绿油油的芦苇一转眼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见河水滔滔，满眼都是狂奔的波浪。河水退去，河滩在阳光下油油亮亮，现出水纹一样流畅的痕迹。在阳光下渐渐变干变白。河水又一如既往地流淌，不知不觉间，光光的河滩一点点变绿，芦苇又长起来了。就这样，你来我往，你退我进，像一对冤家般不停地纠缠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分晓。

河水迅猛的时候，汹涌的浪涛冲刷着河岸，大块大块的泥土轰轰地往河里掉。激流中的芦苇根茎被冲刷着，看上去惨白而又羸弱。一块泥土眼看要掉入水中，一点点地向水中斜，上面生长的几茎芦苇也随着向水里斜，倒曳在水中，强劲的水流把芦苇细细的茎叶扯开，在水面上漂浮，根茎却紧紧地连在河岸上，纤弱无力，却又不屈不挠，让人感动。直到随着泥土轰然掉进河里，在浑浊的水流中，仍然能看见白白的根茎在浪涛中翻滚。

涨河的日子，河水里漂浮最多的就是芦苇，青青白白的，看上去像一根根鲜嫩的小葱。这些在浪花中翻卷的芦苇，也许是从几千里外的上游冲来的，在河水中摔打了一路，等水落下，又落地生根，傍着河水生长起来。

于是，黄河两岸到处都能看见芦苇，黄河水所到之处也能看见芦苇。